

第六章

養 鴿

有一天我在台下看梅先生的《穆柯寨》，後排坐著一位操天津口音的看客，指著臺上對旁邊的白髮老太太說：「五十七歲的人，身上還能這樣俐落。你瞧他那雙眼睛，多麼有神，這不是天生的嗎？」我聽見贊到梅先生的眼神，不覺想起秦老太太說過的話。那天晚上，我就這樣提出來問梅先生：

「秦老太太說你幼年的眼睛無神。今天我在看戲，又聽見有人誇你的眼神好。你是怎樣把它轉變過來的呢？」

「我幼年的身體並不結實」梅先生說，「眼睛微帶近視。姑母說我眼皮下垂是實在的。有時迎風還要流淚，眼珠轉動也不靈活。演員們的眼睛，在五官當中，占著極重要的地位。觀眾常有這樣的批評，說誰的臉上有表情，誰的臉上不會做戲，這中間的區別，就在眼睛的好壞。因為臉上只有一雙眼睛是活動的，能夠傳神的。所以許多名演員，都有一對神光四射、精氣內涵的好眼睛。當時關心我的親戚朋友，對我這雙眼睛非常顧慮，恐怕影響到前途的發展，我自己也常發愁。想不到因為喜歡養鴿子，會把我的眼睛的毛病治好了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

的一件事。」

「我在十七歲的時候，偶然養了幾對鴿子，起初也是好玩，拿著當一種業餘遊戲。後來對這漸漸發生興趣，每天就抽出一部分時間，來照料鴿子。再過一個時期，興趣更濃了，竟至樂此不疲地成為日常生活中必要的工作了。」

「你沒有養過鴿子，不曉得這裡面的樂趣，那真是有意思極了，讓我講些你聽聽。養鴿子等於訓練一個空軍部隊，沒有組織的能力，是養不好的。我訓練他們的方法，是把生鴿子買來，兩個翅膀用線縫住。使牠們僅能上房，不能高飛。為的是先讓牠們認識房子的部位方向。等過了一個時期，大約一星期到十天，先拆去一個翅膀上的線，再過幾天，兩翅全拆，就可以練習起飛了。」

「指揮的工具，是用一根長竹竿。上面掛著紅綢，是叫它起飛的信號，綠綢是叫它下降的標幟。先要練成一部分的基本熟鴿子，能夠飛得很高很遠地回來。這一隊熟鴿子裡面，每次加入一兩個生鴿子，一起練習。遇到別家的鴿子群，混合到一起的時候，就要看各人訓練的技巧手法了。也許我們的生鴿子被別家裏了去，也許我們的熟鴿子，把別家的裏回來了。這是一種飛禽在天空鬥爭的遊戲。鴿子的身上，都有標記，各家可以交換，也同戰場上交換俘虜一樣的。有時候發生了誤會，雙方不能諒解，甚至於還會鬧出用彈弓打傷對方的鴿子來表示報復洩憤的事。」

「鴿子的種類太多了，有能持久高飛的，越飛越遠，從北京可以放到通州、天津、保定府

來回送信，這是屬於軍隊裡的信鴿一類。有一類能在黑夜起飛的叫做夜遊鴿。還有一種鴿子，會在天空表演翻筋斗的技術，有的翻一兩個，有的能夠一連串地翻到許多個。這種樣子，在下面的人望上去，就跟飛機在空中表演翻筋斗一樣。另有一種專門講究它的體格、羽毛、色彩的，五光十色，是非常的美觀。有些專做販賣鴿子的，他們還會把普通的鴿子，用各種方法配合成了異種，再待價而沽。」

「我這不過大略地講了幾種，有好些專門名稱，一時也記不全。我從幾對鴿子養起，最多的時候，大約養到一百五十對。內中有的是中國種，有的是外國種。」

「那時候我還住在鞭子巷三號，是一所四合房。院子的兩邊，搭出兩個鴿子棚。裡面用木板隔了許多間鴿子窩。門上都挖著一個洞，為的是流通窩裡的空氣。每個窩裡放一個草囤，擺一個水罐，罐的四面，也挖一圈小孔，好讓鴿子伸進頭去喝水。鴿子喜歡洗澡，照例隔兩三天洗一次澡。如果發現有生病的，那事情就大了，怕牠傳染，趕快替牠搬家，就好像人得了傳染病，要住到隔離病院裡去似的。」

「鴿子不單是好看，還有一種可聽之處。有些在尾巴中間，給牠們帶上哨子，這樣每一隊鴿群飛過，就在哨子上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。有的雄壯宏大，有的柔婉悠揚。這全看鴿子的主人，由他配合好了高低音，於是這就成為一種天空裡和聲的樂隊。」

「哨子的製作，非常精美而靈巧。可用竹子、葫蘆、象牙雕成各種形式。上面還刻著製作人的款字，彷彿雕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習慣一樣。我從前對收集這種哨子有很深的偏

嗜，歷年來各種花樣收得不少。」

「伺候這群小飛禽可不容易。天剛亮，大約五六點鐘吧，我就得起來。盥洗完畢忙著打開鴿子窩，把牠們的小屋子打掃得乾乾淨淨。餵食、喂水，都是照例的工作。這都伺候完了，就要開窩放鴿。先把飛行力最強的一隊放上去。飛了一會兒，跟著第二隊、第三隊……繼續往上放。等這幾隊熟鴿子在上空活動夠了，牠們就飛在一起，圍著房子打轉，這就是快要落下來表示了。可是我要牠們帶著訓練新鴿子，就拿竹竿指揮牠們，不許馬上下來。接著用手抓住那些新鴿子，一個一個地往上拋，讓牠們混在熟鴿群裡學習。等合群歸隊以後，再把全部鴿子放出，在房上休息一個時間，再指揮牠們回窩，再喂牠們的食，給牠們水喝。像這樣每天要來上好幾次，所以伺候一大群鴿子，比伺候人還要麻煩得多。」

「你別瞧這種小飛禽，牠們的家庭組織和教育方法，與人類是很有相似的地方的。譬如每個窩內住一對雌雄鴿子，牠們養下的小鴿子，等到會上房起飛，就趕出窩外，不跟牠們的後一代同居了。這不是和人類把子弟教育成人，就讓他們自立門戶一樣的吗？」

「有些年齡大的老鴿子，常躲在房犄角上，不肯起飛，得用竹竿嚇牠們才肯起來。按說也該讓牠們退休了，可是不能，還有牠們的用處呢。」

「有一種專愛撲食鴿子的飛禽名叫鴿鷹。鴿子飛在天空要被這鴿鷹發現，牠立刻會用最快速度，撲入鴿群，抓住了一個就吃，因此每隊鴿子裡面，必定要參加幾個老鴿子。牠們的體力機能，雖然比較減退，但是有豐富的經驗，遇到鴿鷹侵襲的時候，牠們能夠見機而行，

很快地指示群鴿，領導著隊伍降到安全的地帶。」

「我有時看到天空鴿群，隊伍突然凌亂，或者分散開來，徬徨打轉，就知道是受到鴿鷹的威脅了。必須趕快把未出窩的老鴿子放到房上去，引牠們的後輩歸隊。所以老鴿子也是不能少的。」

「鴿子的性格是守信用、守秩序、愛好和平、服從命令的。每天早晨我伺候牠們完了，看見我對牠們用手一揮，第一隊馬上都出了棚，很整齊地站在房上，聽候命令了。我那時年紀輕，覺得有這些經我親手訓練的鴿子，很勇敢地聽我指揮，是一樁愉快而足以自豪的事。我從組織鴿子裡面，得到了許多可貴的經驗。這對我後來的事業，也有相當的影響的。我養了快十年的鴿子，沒有間斷過。等搬到無量大人胡同以後，業務日見繁重，環境上就不許可我再跟這群小朋友們接近了。」

「以上所說，也不過是在北京一般老養鴿子的普通手續。它對我的身體到底有什麼好處呢？有的，太有益處了。養鴿子的人，第一，先要起得早，能夠呼吸新鮮空氣，自然對肺部就有了益處。第二，鴿子飛得高，我在底下要用盡目力來辨別這鴿子是屬於我的，還是別家的，你想這是多麼難的事。所以眼睛老隨著鴿子望，愈望愈遠，彷彿要望到天的盡頭，雲層的上面去，而且不是一天，天天這樣做，才把這對眼睛不知不覺地治過來的。第三，手上拿著很粗的竹竿來指揮鴿子，要靠兩個膀子的勁頭。這樣經常不斷地揮舞著，先就感到臂力增加，逐漸對於全身肌肉的發達，更得到了很大的幫助。」

「你看我唱『醉酒』穿的那件宮裝，是我初次帶了劇團到廣東表演，托一位當地朋友，找一家老店，用上等好金線給我繡的。這已有二十多年，到如今沒有變色，可見得貨色是真地道，可是它的分量也真夠重的。我這年紀穿著在臺上要做出下腰身段，膀子不覺得太累，恐怕還要感激當年每天揮舞的那根長竹竿呢。」

「我喜歡養鴿，親戚朋友全都曉得的。在我結束了養鴿的生活以後，有一天一位最關切我的老朋友馮幼偉先生很高興地對我說：『畹華，我在無意中買到一件古董，對於你很有關係，送給你做紀念品是再合適沒有的了。』說著拿出來看，是一個方形的鏡框子，裡面畫著一對鴿子。畫地是黑色，鴿子是白色，鴿子的眼睛和腳都是紅色，並排著站在一塊淡青色的雲石上面，是一種西洋畫的路子，生動得好像要活似的。我先當它是畫在紙上，跟普通那樣配上一個鏡框的。經他解釋了，才知道實在就是畫在內層的玻璃上面，彷彿跟鼻煙壺裡的畫性質相同。按著畫意和裝潢來估計，總該是在一百多年前的舊物。據說還是乾隆時代一位西洋名畫家郎世寧的手筆，因為上面沒有款字，我們也無法來鑒定它的真假。但是這種古色古香的樣子，看了著實可愛。我謝了他的美意，帶回家去，掛在牆上，常對著它看。這件紀念品，跟隨我由北而南二十幾年，沒有離開過，現在還掛在我家的牆上。」

「有些事情真是不可思議的。一種小小的飛禽，經過偶然的接觸，就會對牠發生很深摯的情感。等到沒有時間跟牠接近，就有牠的畫像來跟我作伴。這大概也許是因為我們在性格上頗有相似之處的緣故吧。」